

程

吳忠節公遺集序



吳公麟徵海鹽人舉於戊午之鄉再以壬戌成進士麟同籍兄弟也進同籍居同郡仕同朝出處同志宜麟知公之深矣公之歿於國麟不得與焉公之表於朝麟無所與力焉公之章奏文程有益於邦家者散亾殆盡麟不能有所補綴考讐焉麟老矣奉中興詔而出持養老禮以歸當國多故無尺寸建立於公之所須以瞑目者百不能中其一焉知公深報公之知特淺公其以我為

何如人哉麒麟痛公之行事不盡聞於時然而大端見矣尤痛公之文章不得傳於後則尋恒著撰猶有所憾如啓君碑國慎重艱大之舉益不可問矣嗚呼惜哉麒麟聞倪公元璐之死從容收錄其遺文一日馬公世奇之死攬束以授南歸者十二卷吳公獨不然乃盡發其諫草章議僚友應答之詞焚於敗祠左右熟視驚惋而不敢請燼既滅然後引恨褫服北面叩顙稱罪臣以歿明其言之無益於國為憾也夫倪馬二公詞臣也詞臣之文

贊順為多公諫臣也諫臣之詞擊救必過不傳則憾在臣子傳則憾在國家定哀之間仲尼絕筆揆公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就公仲子蕃昌之所裒集而次第之第一卷奏疏初官吏兵二垣所上公已卯之秋寄賢兄中丞書有云弟立朝不滿二年前後封事三十六通惟叅劉監視一疏留中請改誥命為已縣所格餘亦俱奉俞旨然亦何益於事云云今所存竟止此再奏機宜以下皆掌諫時事公時上書尤禁不發邸抄此就傳寫者錄得

之最要癸未之冬請撤甯遠一疏一議會亂旋作
公私皆無存稿僅於王公永吉上南都疏中一述
其略耳抄叅於公最多不下數百件今乃存其一
三揭一移會則初入垣時作也第二卷牋啓書牘
生平酬答悉自手書書已即發未嘗留草求之益
難第三卷殉難書共五則具存家信亦差備公憂
國如其家則於此見之第四卷詩公最工詩而極
少作此已十之八九矣試策乃公會試對策觀其
初進之言痛陳時病詆迂訶貪急武功斥朋黨已

淋漓迫切矣既而卒無負其言有如此者雜著皆
率爾之文存其略而已公仲子欲終其生更搜拾
公遺文以次補之并誌銘傳狀具成全書而未逮
也公有兄麟瑞大中丞也甲申之冬夢公告以偕
隱問其時則伸左手一指右手三指示之中丞公
遂以元年之三月卒公有弟麟武仕為西江別駕
麟祥麟士皆有聲於庠公長子壯輿至孝能文早
世仲蕃昌又次益耜坤釜兄子謙牧壻鍾我文同
列為諸生與其蔭孫孝貽皆有事於公之遺集者

而仲之力為多宏光元年乙酉四月望日徐石麒

吳忠節公遺集目錄

上帙

第一卷

奏疏

首陳四款疏

淮民釀亂疏

巡視回奏疏

叅駁監屬疏

糾叅偽吏疏

用人之要疏

巡視禁衛疏

叅駁郡守疏

補牘並糾疏

請假歸葬疏

申救諫官疏

封冊誤鐫疏

再奏機宜疏

遵旨回話疏

計典舉行疏

乞就外補疏

抄叅

密撫抄叅

移會

巡視移兵部

揭

密清冒濫揭

請謚先伯揭

第二卷

牋

上益王 丙寅

上魯世子 丁丑

啓

上德化王 乙丑

請卹故輔疏

篤疾難瘳疏

會議督撫疏

詳酌文憑疏

糾拾察遺疏

再申乞外疏

乞外移吏部

錢糧叅罰揭 戊寅

請陳道尊主祭乙亥誠會某公餽贐壬午

答邑令為壽壬午暮春會啓

重九答啓

書牘

答倪鴻寶壬戌璐答張紹和乙丑燮

上黃撫軍癸未俊與楚按某公癸未

寄祁世培癸未佳上熊撫軍辛巳奮

答宋道尊辛巳登上某道尊戊寅

寄楚方伯某辛巳與郡守某丁丑

與郡守某丁丑與鄭郡守丁丑瑄

辭邑令壬午與沈菁莪共四通胤芳

與彭德符共三通長宜與彭觀民共五通期生

與吳萬為文憲與張睿衷源思

答祝開美淵寄鍾主寰壽隆

答姚信之戶侯還友人瓶盎

還里人田券

吳忠節公遺集

卷第一

奏疏

入垣首陳四款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謹題為臣民有一體之情
中外有居要之職敬陳愚悃仰贊 盛治事臣一
介腐儒十年外吏伏蒙 皇上拔置首垣深維
知遇之隆矢竭涓埃之報顧臣實顛蒙未達治
體而萬堯臆見如候蟲自鳴不能已已謹列四款
為 皇上陳之一曰羣臣之情宜通夫書稱喜

起易頌風雲有一代應運之君則必有一代翼運之臣斷無有鳴而不和作而不覩者我國家自

二祖

列宗以來劬勩戮力總此臣工未

嘗借材於內庭假手於旁逕也二百六十年聲

靈赫濯如一日較之往代夙別固是君道之

極隆亦繇臣矩之斯盛豈至今日盡化而為鬼魅

以煩聖天子之犀炤也凡物有情人豈無情

得其情則短長可以互見功過可以並觀今

上之情懸而逆揣於下下之情鬱而無以自達於

上如此即臯夔稷契豈能一日立於無過之

地太祖高皇帝睿智神武百王莫逮匪草茅

臣子可以攀附萬一然其垂訓後世則曰君

臣同遊非以崇泮渙之娛實以聯腹心之義蓋君

臣之情通而後遐邇之情悉通自古極治之朝多

見於泰交之世故臣謂君猶父也臣猶子也

生殺之唯命予奪之唯命而堂陛之間一段家

人父子之誼則斷不可無朝廷之上一種疑畏

跼蹐之形尤斷不可有而其責專在輔臣昔

章皇帝用顧佐為都御史嚴明振肅下吏捃摭其
過賴輔臣委曲剖析 聖明之主慨然歎朝臣
之艱與小人誣陷正人之情狀否則受賂縱皂豈
居官正大之體佐其能免於累乎臣所鯁鯁過慮
者此也一日小民之隱當悉夫農夫終歲勤動所
得不過數金朝益一簞則暮必受飢加以旱潦不
時俯仰多累即責以維正之供尚有鬻妻賣子之
苦乃正賦加派之外既有帶征復有預征數年之
逋併於一旦 朝廷以四海之富尚窮於捉衿小

民以溝瘠之餘寧甘於剜肉何怪怨讟交作蓄害
並至宇內騷然追咎夫作俑也臣理閩三年目擊
解額之增如優免如捐助如屯田之加科驛遞之
裁減賦役全書之節省與夫備賑之積穀防海之
貼駕種種地方之急需無不輸而上之司農揆之
各省應亦同符而司農之仰屋如故太倉之匱詘
如故且自有東事以來時時憂餉人人籌餉而東
事之壞卒不因於無餉四方之騷動或反因於急
餉此等機宜了然在目但食肉充位之臣痛癢不

切 皇上之赤子 皇上自為撫摩可也臣

請徵之往事當 仁宗時有自南京至者

上詢之淮徐山東民多乏食立召楊士竒草 詔

免稅 詔行而始 諭戶工兩部知之此非

聖子神孫萬代之卓矩乎一曰精擇郡守以興吏

治臣惟吏治之壞皆繇於激揚之無術提挈之無

方外而撫按監司孰非要職第去民稍遠有所施

為非郡守不達而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

則縣令不敢玩郡守精明則縣令不敢叢脞天下

之為縣令者衆又皆操刀學割之徒故遴擇為難

天下之為郡守者寡俱循咨拾級而陞故材品易

覈史稱漢宣帝當海內虛耗之後以綜覈致中興

而治術無他惟先郡守故吏得其職民安其業西

京循良為千古最宣德時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

繁劇難治擢況鍾何文淵等九人以往 上召

見宴勞 賜之乘傳重以 璽書假以便宜僚吏

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其任久者至二十餘年

少者亦十餘年卒有所樹立為世名臣九郡之民

至今賴之此法行之一隅則一隅安行之天下則天下治而邊方畿輔之地兵戈騷屑之鄉水旱頻仍賦役艱難之處尤宜急為遴擇廷推禮遣凡閭閻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於天子而監司撫按坐而考其成毋掣其肘績成而後酬之以上爵此其方甚約而收效最博且古今所已驗也

一曰慎用司官以肅銓政 國家治亂繇於人材而人材得失繇於銓司此天下第一關頭正宜以天下第一流處之而居是官者亦不可不以天下第一

第一流自待乃司官咨訪出自同鄉即萬分無私已非公天下之理及其歷官踰年而遍陟四司夫各司之事即清通簡要恐非數旬之心目所能遍及司官既以職掌為託宿而苟且之心生胥吏以新舊為護身而倚藉之奸出即選司所職極為勞苦然所難者杜請託絕賄賂釐奸剔弊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耳如大吏之陞遷了無實見別有因緣而丞簿以下應陞應選僅憑該吏呈案則人盡饒為何言勞苦臣閱人之情功名得之遲鈍者其

持守必堅得之巧捷者其恣睢必甚矧枝官散吏
 谿徑百出僧道一科盡是鑽穴飛跳之奸美缺美
 官半為乞恩酬勞之具每一銓選冠猴翼虎縱之
 四出堂堂選司安知不為釀亂府宰之地善乎先
 臣趙南星之言曰天下之行私最使得利最厚莫
 過于吏部故臣以為司官陞轉宜稍加考覈問其
 進賢者幾何人退不肖者幾何人卻賄發奸拒權
 要之請託者幾何事使廉特者得以自見而貪鄙
 者不至漏網以去如文選司員外
 者臣入都

門穢濁之稱盈於眾喙當屬師濟之日而猶有飽
 颺之司官此臣所為銓政發憤也臣言迂淺不足
 當昌言之 獻而實不敢犯和同劄說之戒惟
 聖明察其盈缶之孚一 賜菲葑之采臣愚幸
 甚天下幸甚

陳用人之要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謹題為微臣忝列銓垣進言伊始敬循職掌陳用人之要以興吏治以肅官方事臣惟天下大器也人主不能獨為操必與眾共操之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我國家自

二祖

列宗以來劬勩戮力總此臣工未嘗

借材於內庭假手於旁局也而二百六十餘年聲靈赫濯如一日較之往代致治為獨隆享治為最久何至於今鯁鯁憂乏材也語云孟圓水圓孟

方水方易稱雲從龍風從虎今元首明作於上而股肱心膂痿痺於下意者堂陛之呼吸未通有位之精神未動而一切吏治官方提挈之未有術而鼓舞之未盡神與此其道非新進草茅立談可盡而廣言之不如約言之縱橫言之不如直捷言之今天下民生憔悴極矣謂當急擇親民之官外則如撫按如監司孰非要職第去民稍遠有所施為非郡守不達而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則縣令不敢玩且天下之為縣令者衆又皆操

刀學割之徒故遴別為難天下之為郡守者寡俱循資積俸而陞故材品易覈史稱漢宣帝當海內虛耗之後以綜覈致中興而綜覈之術無他惟此良二千石而已當時治理有效者爵及關內侯故西京循良為千古最章皇帝時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繁劇難治擢況鍾等九人以往上召見宴勞賜之乘傳假以便宜其璽

書所載有公差官員違法害民具實奏聞所屬僚吏作奸犯科徑自提問之語其久任者至二十餘

年少亦不下十年九臣俱有所樹立為世名臣諸郡之民至今賴之此法行之一隅則一隅安行之天下則天下治而邊方畿輔之地兵戈騷屑之鄉水旱頻仍賦役艱難之處尤宜選擇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而撫按監司坐而考其成毋掣其肘迨績成而後顯庸之臣佐郡十年每見上官行事有不合時宜者往往為郡守所竊笑及其謁見拜跪疲曳等於奴隸所謂胸臆約結有奇將安施況加以屬邑之逋賦

交責一躬降罰有至十餘級者似國家所責於郡守止此催科一節故賢者多薄而不為郎官俸深應擢郡守者亦多以鐫級淹滯而俸淺者反越次以授則郡守之任益輕非所以端表帥而安民生也至於吏部為人材消長之源無論冢宰禮絕百僚即司官亦權雄列辟此天下第一關頭宜以天下第一流處之而居是官者亦不可不以天下第一流自待司官之拔於一鄉正以其盡知一鄉之人材四方不至於畸重若始進諮訪亦僅屬之

同鄉即萬分無私恐非公天下之理一官而過歷
四司正以熟練四司之事而銓法始全乃未踰年
而四司已遍豈簡要清通之地不妨作蘧廬之託
宿邪惟選司所職極為勞苦不堪久居酬以清卿
亦所應有所難者杜請託絕賄賂釐奸剔弊以進
賢退不肖為己任耳如憑竿牘為升沉則役於人
視暮夜為優劣則役于貨應陞應選止據當該之
呈案而了無分辨了無稽察則役于吏胥有此三
役司官大受困矣天下人材亦大受困矣臣閱人

之情功名得之遲鈍艱苦者其持守必堅得之巧
捷奔競者其恣睢必甚今殊方瘠地何以片席嘗
虛撫仕腴鄉何以肘踵相接不謂之為人擇官不
可矧丞簿而下谿徑百出僧道一科陰陽飛跳偽
咨偽單不可究詰火房之弊尤堪駭異且人臣致
身通顯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何至與廝役作緣而
司官道里之費與食服供具玩好之類俱取辦於
火房於是美官美缺半為酬勞乞恩之具燈燈相
傳盤踞窟穴賣官鬻爵恒必繇之故司官之於火

房猶魚之有水也每一銓選枝官散吏冷局閒曹
盡費營幹京逋既多冠猴翼虎磨牙四出而小民
亦大受困矣堂堂銓司固九流澄叙之階亦萬方
釀亂之府善乎冢臣趙南星之言曰天下之行私
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今負斧之使巡
行一方期而復

命

皇上猶嚴加考察至

再至三何至於司官而忽之臣謂宜於陞轉之時
還加考覈問其進賢者幾何人退不肖者幾何人
卻賄發奸拒權要之請託者幾何事使樹品千秋

者卓然有以自見而貪人鄙夫不至倖免蒙面以
去則吏部好做之謠庶其衰止乎頃蒙

皇上

明燭無疆拔本塞源停止事例中外歡呼旦夕銓
政可望澄清又當冢宰初蒞選司得人堂屬師濟
之日臣似可以無言而懲前毖後一念之愚不能
自己者如此抑臣尤有請焉臣垣與吏部相表裏
今銓選一節僅為之揭榜畫憑而已則臣科又似
役於吏部而了無控揣者即內外資俸按季應報
或至稽遲而他無聞焉則何所據以為叅駁之地

向經科臣張第元條議至欲以貢監吏丞考咨先後彙冊上煩
御覽若臣垣職掌所關豈能漠然無所與聞此如農夫之守畔而非欲芸人之田也伏乞
敕下該部詳酌施行

淮民釀亂可虞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淮民釀亂可虞漕撫溺職當議謹採輿情入
告仰祈
聖斷事臣惟河

決之患今三年矣總河朱光祚以墮體黜聰之人當胼手胝足之任呼籲雖勤五官無主惟有望洋而歎幾倖於神河之自徙耳如是而欲河之必治漕之不梗識者已知其不能矣雖然以運道言則亦漕臣事也以地方言則又撫臣事也今督漕而兼撫者李待問也待問安得晏然而已乎臣謹按

黃河之勢如婦仁堤決則以泗州為壑而
祖陵有汜濫之憂睢寧河決則以淮揚為壑而州縣
被吞噬之患然使河遵故道東趨入海決裂猶未
甚也自蘇家嘴新溝口各決數百丈河水不東入
海而從決處南下灌山陽鹽城寶應興化高郵泰
州數州縣而生民之禍遂不可支矣故兩決不塞
則淮揚坐廢鹽課不興漕河之水趨下則運道盡
堙京師坐困此孰非漕臣今日之憂而度外置
之矧此二決去河臣千里去漕臣僅百里許即先

年功令所謂天妃閘以南宜專命之漕臣者乃
坐視飢溺之民了無纓冠之救至百姓自為會議
自願畝派猶踰年而始為之奏請迨聖明軫
念災民慨給河工銀四萬五千兩此外派之民間
亦不減數萬兩使待問毅然任事督率羣工乘時
修築亦不日可竣奈復悠悠忽忽坐待秋霖築者
未堅潰者復潰逡巡至今蕩為巨浸聞之道路以
為建義新決之口即蘇嘴未竟之工自正月十八
日興工迄今未做一實事且向止議塞而今並議

開以不開河無以洩水歸源而堤不可築也工費
日益煩玩愒日益甚淮安故羽山地也黃熊之靈
在焉待問獨不畏方命之誅邪昔漢興瓠子之役
至躬勞萬乘待問臨災不憇叫號不知何怪委官
卻步不前墨吏張膽無忌使百萬生靈無半菽之
望腹無寸椽之寄身田廬塚墓陸沉海底登城而
號仰天而泣使二三年來飢餓死流徙死覆溺死
劫奪死澤量無算誰司一方民命而曰治河非我
事也譬之赤子顛連叫號於慈母之側而曰非我

乳哺也可乎臣於是不能不為待問慮轉為封疆
慮矣人臣建功立業戡亂定變總恃此人心人心
一失萬事瓦裂待問之叅知縣馬文燿也正以新
蘇二決不肯擔當議塞為失鹽民之心待問自顧
今日擔當何如而人心尚有愛戴焉否也兩淮為
南北咽喉水陸扼要之地 國家以重臣鎮之轉
運之外畀以軍務責之撫綏非尋常節鉞比待問
履任六年不為不久而功烈如彼其早生民日見
歿亡盜賊日見生發彼紅袍黃蓋出沒於江淮湖

海間者儼然與撫臣爭衡逼處而莫敢問至若通
秦之鹽徒蕭徐之妖孽古今僭竊之雄往往出此
而聯翩四起大可寒心倘河工無告成之期災黎
絕更生之望人情洶洶滔天之勢不在淮黃待問
即欲諉卸亦何從諉卸也大抵此一臣者素著清
謹之稱亦饒中外之譽而宦成志怠優游之意居
多銳氣全銷經理之才不足非
皇上急為更
置早擇賢能臣不知准事所終矣伏乞
聖明俯
鑒職愚採納施行

巡視回奏疏

皇城巡視吏科等衙門給事中臣吳麟徵等謹

題為遵

旨查明回奏事臣等恭承巡視之役

適當振飭之初煌煌

明諭無刻不懸之心目

惟是積弛積玩釐剔惟艱計非一點闡一查叅可
以勝任必官與軍從新整頓徹底澄清與以畫一
之章程而後可駢以必行之三尺故自正月中旬
以來仰遵
明旨集旗手等二十衛指揮千百
戶等官共四千八十餘員精加遴選且覈遺漏於

造報嚴規避于請託勞與怨實兼之目今尚在部
堂覆覈而選軍一節俟選官事竣方敢上聞
非謂今日守衛之軍可置不問也乃于本月十三
日准兵部車駕司手本該西寧侯宋裕本等奏為
守衛屢經申飭軍伍亟宜清查一疏奉聖旨
該部知道衛軍新經嚴飭如何尚稱虛額着巡視
官查明回奏欽此臣等詳查會典開載守衛
官軍原額共八千三百三十員名今除守衛官員
外見在軍伍共七千六百八十餘名間有事故逃

亡旋缺旋補亦何常缺一人之額一日之額無論
各衛尺籍開載犁然具在而每軍一名月支米一
石該直三日加支直米五升於戶部實支月糧文
冊亦何嘗有剩粒也所可恨者包攬雇覓相習成
風拘提警責殆無虛日而臣等所巡視者又不過
稽察於白日若虎旅之宵柝初鳴九重之嚴
城未啓臣等身在外庭無繇供事則自有值宿勲
臣為政周官以宮伯掌王宿衛之士蓋以禁密之
地委之肺腑之臣其責任尤重如內皇城四門

周圍紅舖原額軍一千三百餘名按籍授糈未嘗乏人也但臣等日間巡視已多失伍夜之偷安勢所必至往時勲臣入直多委帶刀官查闌甚至一人提鈴自呼自應何知虛實今宋裕本等諸臣親自巡行始知直宿者寥寥而遂以為虛數也總之因循日久弊孔益滋開報之年貌失真懸帶之腰牌多舛而臣等點闌查叅縱往來如織亦僅成故事不特一千三百紅舖之軍夜之獸散者勲臣以為虛而此七千六百八十餘名晝之鵠立者臣等

亦安敢遂信以為實故軍伍之選微勲臣言臣等固將詰之及查舊例五年一大選今自崇禎元年十月巡視科臣瞿式耜等會選至今業已屆期而祖宗良法美意載在會典者尤多廢墜容臣等於選軍後逐一拈出條奏施行庶糾禁之功令嘗明而王居鞏固於億萬斯禩矣臣等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參駁外轉郡守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銓臣外轉原出至公郡
守需人還宜慎擇謹虛心參駁以信 明旨事

臣于去年十二月拜疏以精擇郡守考覈司官為
入告之先資隨奉 明旨下部具覆是 皇

上不以臣言為無當而欲見之施行矣而臣猶惴
惴思者蓋所謂役於人役於貨役於吏胥者固銓
司之積習要未必人人皆然至所謂貪鄙之夫蒙
面倖免以去者則實有其人蓋指前稽勳司郎中

車道行是也臣以初入班行未能效鷹鷂之擊特
靜以聽考功之法臣竊媿之今道行已陞授廣西
太平府知府矣夫銓司之員至尊寵也出為外吏
又降而為知府至屈抑也舉朝於是頌當局之虛
公與考功法之能盡如此臣復何言雖然 明
旨不云乎知府與吏民最親委宜擇賢久任今道
行之陞擇乎否乎道行署選未幾都門萬口交唾
即其同官亦謂之牟賊夫賊而可使臨民乎漢宣
帝有言使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苦之聲者

訟平政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今之用
人縱不能已其愁苦歎息之聲若使貪鄙之人臨
之是使狼牧羊也不止歎息愁苦而已或曰百粵
為瘴癘之鄉投裔即放流之典太平雖轄十五州
四縣半係土司徭民無可多慮臣竊以為不然昔
唐室以罪吏牧遐方盧懷慎以為惠奸而遺遠且
云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不
可用凡材何況猾吏斯言當矣臣聞之盜不一穴
淫不一姦向寵以銓曹之尊不自砥礪今授之僻

壤專城可以自恣之地欲其畏衾影而加湔滌臣未卜其能否也道行於三役之中役貨較多選除推陞人言嘖嘖但臣行取入都之時道行適以請假去位行事多非目擊惟聞其門吏陳堯道兩月效勞躡選典史而又更善地又有繆一輪以罷黜衛幕鑽充火房難於再選而選一輪之弟一麟為主簿兩人俱以過付功多也酬功如此則納賄可知又聞急選之日當堂掣籤輒自私改甚之添註堂官覺之至面加誚讓遂定選後張榜之式其胞

弟牟道顯當兄職選理應迴避而自考自授取美令如掇合署至今以為笑柄其一時手滑膽張之狀亦可想見今冢臣選司秉正嫉邪其心事咸可白於天下而履任又俱在臣後臣固不敢傷其知人之明惟當 聖明銳意剔釐 天威疊震

之日明知敗類之人不即為叅駁使終倖免而在位諸臣反以一時註誤凜凜有玉石俱焚之恐是即銓政之失其平也臣在銓言銓安能無說處此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再加諮訪詳酌施行

參駁監屬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監屬進言甚詭藏機叵測特加參駁以杜亂萌事臣嘗謂國家之中邪猶人身之中寒皆在於忽然不覺之中而因循至於不可救藥宋太宗語侍臣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潛為內患深可愍也帝王用心須當慎此臣竊覩邇日召對之舉庶幾千古闢門盛事乃無端為逆案然灰舉朝因之聚訟此亦邪氣之飄忽而薄寒之中人也臣於數日

簡閱章奏更有異焉者如欽天監漏刻科博士周長庚不過調壺箭司鐘鼓之小吏耳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預典訓森然況妄談命數旁及軍國意欲何為即其稱引先甲後甲附會牽合已堪捧腹至剝之為剝政以羣陰用事之故今日之炯鑒也聖人示以貫魚之義誘以无尤之福此扶抑之至理非諛頌之把柄錢穀兵機祖制各有所司亦明有所禁皇上權宜付之內臣諸臣即不能強諫退而覽漢唐之已事未嘗不為之毛

髮灑豎奈何獨彼此以脂韋其舌也臣憶正德時逆瑾用事占測之流至有為之相瑩宅教之習天文者今幸聖人在御內臣之必不為瑾如其為瑾也庚之諂附引導必有甚此者矣羞閭里而辱當世更何面目仰對日月俯察機祥邪且當此焚林竭澤之時尚以取財涓滴欲引先朝近例為救時急著臣初不解所謂及讀其四年八月一疏建言開礦業奉嚴旨切責而全無畏忌再疏三疏似勸似諷津津不已豈真欲乘搶攘之

際藉內臣為根底以為其所欲為邪原其心不過冷局難堪興懷非分不日開採即日召募去年七月公然乞改外任而鹽課市舶河渠提舉惟其所擇固流品躍冶之新譚要亦么膺嗜利之恒態惟是援及內臣首開諛頌之端侈言摻括實來窺伺之漸而明旨姑置未加處分恐非所以肅人心憲萬世也臣不勝杞人之憂特加叅駁伏乞皇上速賜譴斥以為窺伺朝廷諛頌內臣者戒庶百爾有位咸知警惕生心害政之萌永杜矣

補牘並糾疏

吏科管註銷事給事中臣吳麟徵為考成無畫一之規内外有偏舉之弊敬因摘叅補牘並糾事竊炤六曹之事惟吏部最為繁重蓋內而大小諸司百執事外而撫按監司守令下逮散員末秩皆吏部所用之人則皆吏部所司之事也使釐剔之不一嚴激揚之無術市恩逋怨因循玩愒以致一部之網維弛則中外之網維與之俱弛故臣愚以為朝廷之法能行之於吏部則天下之治思過半

矣如臣垣註銷一節每月開報該部新舊未完事
件彙呈 御覽謂之月報一季之終又查該部

行咨撫按過限未完者列款糾參謂之摘參法非
不善也然臣思之有四謬焉參外而不參內一謬
也外吏違限初次住俸二次降級三次調用法何
凜凜而該部四司之事經年度閣置之不問二謬
也同一銓曹四司之體乃考功行之撫按者有限
而文選等司無限非摘參止及一司之事三謬也
該部責之撫按責之經管各官挨時度日空文抵

塞究竟臣名之報部者有幾層累責成即層累脫
卸四謬也而總之實繇該部奉行之不力請即就
月報明之如一聽 也近者一二載遠者三四載

明旨非不赫然當局杳無定論如喻安性宋
統殷等諸臣纍纍皆功罪未明之身奚以重封疆
而彰 國法其他議處議罰多置延閣又弗論矣
一吏弊也發之原極其艱而懲之又極其緩如曹
履吉之躡陞翁孫宜之朦選文鳴陞之營改何以
至今不覆也即牟道行之弟牟道顯業經臣科指

摘三閱月而未議處分使塗豕貪狼晏然民上肥其橐而飽颺不幾於縱奸乎言官之條議撫按之披陳即未必言言中肯而事關吏治可可否否自應立刻響答乃年來嘉言偉論概不見之施行是該部之以規為瑱也褒生卹死 國有典章固當裁之以法不當撓之以意而封司沉案數十了不關情甚至衝邊死事之縣令與畫疆濺血之孤臣欲徼一贈恤而不可得奚為者邪究而言之四司諸臣轉遷太驟職業無恒縱有心靈手敏之人亦

皆往過來續之客矧

功令森嚴

明威不測

容頭過膝者多優游而遷化手口卒瘡者反誑誤以蒙愆故後人復視後人新案頓成往案臣以為自今以往凡一官在內奉 旨之事責令一官了之在家臣率屬急公之誼不得輕議陞遷而臣等職當封駁之司亦豈容其規引自便目今未結之案固不得不藉手於在事諸臣而從前怠緩之愆亦終當問之曩時主者至於摘叅之法必四司同限內外共舉上下共罰庶足以挽頽波而成畫

一之法否則好官自我負之而趨日居月諸靡有
紀極 皇上即欲內外羣工黽勉職事身致太
平何可得也臣不勝感憤謹補牘同月報摘叅疏
並上伏乞 敕下該部詳酌施行

糾叅偽吏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偽吏賄薦有因乞

賜法究以儆官邪事臣辦事本科接福建按臣路
振飛一疏以民變之故糾叅偽吏徐汝驊載讀載
快心甚躋之而獨於汝驊曾經首薦一節若未有
洞悉者臣請誦言之可乎臣為閩中司理者三年
每歎羣吏中有一極真之人品上杭知縣陳正中
是也有一極偽之人品建安知縣徐汝驊是也偽
者徹髓俱偽真者擬皮皆真兩人如蒼素薰蕕之

不待辨故汝驛雖獵虛名正中終題上駟迨前按
臣劉調羹復 命始抑正中置第三而汝驛巍

然首剡矣此時通國鼎沸口說漸騰 都下以為
監司桂紹龍素暱汝驛要索重賄挾制按臣顛倒
薦舉蓋紹龍實調羹會試房師調羹於汝驛治行
未嘗不知其列之首剡者有不得已焉爾紹龍之
仕閩最久其穢污陰險黷貨無厭貽譏僚屬傳笑
四方者不可殫述雖百足未僵而人理已絕汝驛
五載經營百計朘削半為逢迎饋獻之計遂使鸞

鸞易位雅鄭同音啓事一時削色矣今正中齎志
以歿生平嘔血酸心之事雖未食報於浮名已自
流芳於 恩卹汝驛初仕亦附清流乍入牢籠

終歸胥溺水山有難倚之時撲滿無不散之日貪
吏可為而不可為其信然邪要非按臣路振飛識
力堅凝能察蒼生之眉窮魍魎之炤則僉壬狼狽
抱是贗鼎若將終身捆載揚揚又將妄作清華之
夢而營狡兔之窟矣臣於是而察知吏之難巡方之
重也方今吏治之偽十嘗四五偽吏之糾十無二

三良繇監司情面之易朦亦系按臣圭表之未正
 臣於長安中得栢陰錄棠陰錄二種大抵皆臺臣
 白士麟按楚德政刻之成書而歸以贈人者也遍
 三楚之生祠不知凡幾而頌德之碑至三十餘道
 其書首繪祠宇塑像次及詩文謠諺靡所不備立
 石之人上自宗儀衿紳黨保下逮藝師賤賈瑣
 尾之流亦靡所不載甚而文武將吏居然列名末
 秩散員咸登姓氏美則美矣得無為偽吏之嚆矢
 乎彼按臣疏不云乎裴村公館遍貼四壁皆是物

也烏可長也臣於紹龍為舊屬臣兄見仕於其鄉
 例稱通好汝驛亦有同舟之雅方深入井之嗟當
 墨綬縱橫世風傾倒之會臣職司吏議真見真聞
 豈忍緘默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嚴行該撫按
 詳查賄薦根因并紹龍居官婪蹟以備考察毋令
 漏網仍通飭監司凡屬吏以墨敗而不先發覺者
 並究其劣生姦胥罷民佞宦慣為謠頌呈保者撫
 按拏叅庶偽吏之羽翼剪而憲臣之風采振矣

請假歸葬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臣職當供子職未盡謹
控地籲 天仰懇恩假事臣聞之無公義非忠

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故忠臣事君惟曰急公

明主體臣必先私恤良以作忠之道無逾教孝

也臣竊睹李華先一下邑編氓耳猶能高廬墓之

風致醴泉之異動 九重明揚側陋之思況身

叨 侍從跡忝衣冠而父母之所以幸願有子與

子之所以報父母萬不盡一尚可覩顏竊祿於章

奏疏

請假

卷一

榮服聽之世哉臣自分一生謹凜亦欲置身寡過之地而於臣父母負罪獨深蓋臣生不辰四齡喪母栝棧徒存儀容因識臣罪一也臣家至貧臣父教臣讀書備極艱苦家難頻仍負逋山積飢寒迸迫而臣方事佔畢不能效古人百里之負以暫寬垂白之憂延西山之炤臣罪二也壬戌之歲臣霑命服官建武禮當迎養而臣父心力竭耗子女憂繁龍鍾多病堅不肯赴臣竟晏然之官臣罪三也臣父既未及嘗臣之羹即其不祿臣方在

官視含不親附身不誠罔極之痛終天莫逮臣罪四也臣賦性硜拙冰蘖自甘聞訃奔歸瓶罍交罄欲覓尺寸葬地而貧不可得僅於濱湖朽壤暫厝先骸以致水蟻交侵重貽今日之悔臣罪五也臣於己已補闕壬申七月行取到京遵部劄嚴限竭蹶奔命過里門不入松楸在望展省無絲今六載矣捐丘隴而不顧耽寵祿以忘歸臣罪六也臣負此六罪日夜痛心而經營窀穸卜之數載止今冬協吉失此不圖歿世不復臣於是撫膺揮涕廻環

跼蹐而萬不能已於 請矣臣查京官給假遷葬
載在 典制遠者勿論崇禎元年工科右給事中
王夢尹崇禎五年戶科給事中龔而安俱專疏得
請臣之事例正與相符臣之苦情尤為迫切春
初繕疏隱忍及今時感計窮冒干 天聽臣孱
軀病質雨雪征途事非獲已伏惟 聖明矜察

敕下該部察炤二臣事例容臣給假歸葬得竭
負土之誠釋雨防之痛以盡子職之萬一則嗣後
有生之年皆臣畢命之日也碎首捐軀所弗恤矣

申救諫官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懇

聖明俯宥狂愚

以作敢言之氣事臣伏讀記註

聖諭有云直

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蓋明以懸
鞞設鐸之心事昭示羣工不欲下有不盡之懷而
上虛挹受之美也頃科臣章正宸初入班行
慷慨言事抗疏敷陳治理特荷 優容再疏彈
及新參旋加 嚴譴甚且褫衣冠而即司寇臣
驚怖駭汗欷歔累日而不得其故於是不能已於

言矣古者宰相入閣必使諫官隨之所以防壅蔽
擴聰明也 國朝之制內閣與六科分峙 殿

陛之側 祖宗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自論思之

職更為票擬密勿之寄託益隆所恃爭可否界異

同惟二三臺諫耳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愛股肱

而疎耳目恐非計之得也言官以言為職當使之

無所不言譬之家有守狗固當使之無所不吠矧

國家之事孰有大於爰立得其人則舉朝酌酒

相賀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痛哭裂麻而不

失之激正宸積學好修特立獨行之士發一言而

遽指之為比萬一懲創之過習為唯阿 朝宁

之間寂無聲采異日即有藉叢豐蔀之事誰為

皇上觸邪而止佞者詩不云乎匪舌是出維躬

是瘁臣思士氣之日靡而國是之漸淆也輔臣應

熊雖蒙 特簡而其生平廷臣或有未諒第聞

其便於腹笥淹於掌故一旦入贊鹽梅殆將型古

范今以冶鑄天下何難冶鑄其身心以共乎康正

直之理故或謂正宸杞人之憂慮之過切他山之

吳忠貞公遺集
攻出之太驟則可若疑其別有肺腸臣知其萬萬
無矣臣又聞之
主聖臣直
孝宗皇帝時

給事中潘鐸有封事數日不下一日急宣之鐸未
至同官偕進因諭之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即
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耳今正宸
直據胸臆不謀父兄同官莊鰲獻聯翩繼起一朝
而決十二策其志甚盛其氣甚銳使久於侍從補
拾匡救必有可觀
成祖有言敢為之士易得
敢言之士難求此二臣者讀中秘之書矢國士之

報要皆所謂敢言之臣而
皇上矜愚求直之
念同符
二祖臣知二臣之必不終棄也故敢
冒昧効其惓惓之愚
聖明垂聽焉

請卹故輔疏

史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為故輔生荷

主知歿

難永錮懇

聖明曲全恩禮以勵臣工事臣伏

見

皇上優禮輔臣即張至發以人言去位

溫旨藹然

賜金乘傳種種殊特臣因是有感於

昔年同侍入直之文震孟也震孟矢志不可謂不
忠貞立身不可謂不高卓而心與命違節因時蹇

先朝臚傳首唱物望巍峩未幾抗疏謫官橫

罹鉤黨幸

聖明御極剪兇登正遂從田間起

奏疏

請卹

卷一

升講幄此遭逢之始事固人臣之極榮既承

皇上聖學銳意春秋震孟以專經日講尤 累

朝 列聖所希有之盛舉遂從 講筵蒙 恩

特簡內閣不兩月而以口語失飭為同列所叅又

蒙 皇上加薄譴奉 旨閑住臣聞其 陛

辭之日冰雪載途僦騾以行省躬自咎深以上負

聖恩下負所學闔門思過者六閱月抑鬱齋

志終至殞身今計撫臣張國維報 聞之時閱

二年於茲矣以奉閑住之 旨身後 卹典凜

于令甲撫按不敢代題子孫不敢陳乞黃壤無期

青蠅憑弔臣實惜之臣所惜者非有私于震孟也

以震孟繇田間而侍從繇侍從而輔臣皆出於

皇上非常之知遇而 皇上所以於諸臣之

中 殊恩獨斷簡置論思者得非以震孟在

先朝則挫折非罪事 皇上則勤勞最深而至

春秋進講時又聞其慷慨敷陳啓沃良至 皇

上虛懷注聽採納獨深此當在 睿記之中無

俟臣言之贅 皇上恩威所被並是生成其于

震孟之去又得非欲稍示琢磨以定環珞之賜
而惜其悔罪自傷假年無術溘焉長逝寂矣夜臺
景運難逢 恩光有待 皇上亦惻然而動

遺簪敝履之思乎臣又思震孟為講臣實受恩而
遷為閣臣負罪而去然其所以負罪者原非攬權
黷利謀及身家比匪蔽賢悞于軍 國不過意見
偶左語默乖宜原情觀過生前尚齒衣冠論定蓋
棺歿後豈忘惟蓋興言及此或 沛然還以故官
或惻然量加 恩卹或 明旨下部議卹

皇上一注念間明君臣始終之誼激生死圖
報之忱所裨世風非淺鮮矣

吳
心
齋
詩
集



書